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实践

——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成就综述

9月,陕西省延安城区以东30公里的薛张流域,满山披绿,生机盎然。山上种植着阔叶林和针叶林,山腰经营着梯田和苹果园,山下则是鱼塘和大棚。

“退耕前,流域内全是荒山荒坡。”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长杨树伟感慨道。如今,当地林草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还草前的18%增长到90%以上。

自1999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我国加快了国土绿化进程,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还草助“绿”中国版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介绍说,1999年以来,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亩,其中退耕地还林还草1.9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2.63亿亩、封山育林0.46亿亩。

他说,通过“退”“还”,工程区生态修复明显加快,林草植被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4个多百分点,一

些地区提高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百分点,生态面貌大为改观。

在陕西,延安市累计退耕还林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9个百分点。昔日“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的黄土高坡,如今变成了山川秀美的“好江南”,实现了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建设的成功样本。

在贵州,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对近年来全省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发挥了重要作用,扭转了治理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张建龙说,20年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造林面积占我国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40%,目前成林面积近4亿亩,超过全国人工林保存面积的三分之一。

助力脱贫攻坚让农民更富裕

“2016年以来,我把5.4亩退耕地都种上了芒果,去年挂果就卖了1500多元,3年领到补助资金6400元。”不久前,53岁的云南省龙陵县勐糯镇沟心寨村民杨满招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种经济林果既绿化了荒山荒地,又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准备在林下再养些鸡!”

2005年以来,勐糯镇共实施退耕还林5151亩,其中种植核桃912亩、芒果1239亩、澳洲坚果3000亩。勐糯镇林业站负责人李家有介绍,当地通过退耕还林项目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还带动全镇4个农村社区、2个村委员会发展经济林2万多亩。

农民群众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建设者,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全国4100万农户参与实施退耕还林,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经济收入明显增加。截至2018年,退耕农户均累计获得国家补助资金近9000元。退耕后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后续产业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林地流转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资性收入。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大多是贫困地区,工程的扶贫作用日益显现。据国家林草局对100个退耕还林还草样本地县的监测,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覆盖率达18.7%。2016至2018年,全国共安排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关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946.6万亩,占三年退耕还林总任务的近四分之三。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也极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途径。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农业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转变,粮食生产由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转变,许多地方走出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实现了地减粮增、林茂粮丰。

同时,各地依托退耕还林还草培育的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等新型业态,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新华社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更健康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国家林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固土、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面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1.38万亿元,涵养的水源相当

于三峡水库的最大蓄水量,减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质流失量相当于我国年化肥施用量的四成多。

近年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呈现“双减少”、程度呈现“双减轻”,退耕还林还草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显示,2011至2016年,我国荒漠化面积年均缩减3.45%,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的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贡献率达65%。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认为,长江上游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兴建是长江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把生态承受力弱、不适宜耕种的地退下来,种上树和草,是从源头上防治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固碳增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中国最大游牧民族步入马背新生活

正值开学季,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民乌力吉德力格带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身着蒙古袍,骑着两匹马穿过城市的高楼大厦到学校报到。这段影像受到网民热捧,一度登上著名社交平台微博热搜榜榜首。

“虽然已经在城市定居,但是不想让孩子忘记骑马的传统,这是蒙古族的一种仪式。”乌力吉德力格说。



马群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乃林高勒草原上奔驰

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内蒙古,牧区孩子们开学第一天,骑马到校成为一种时尚。蒙古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马文化沉寂多年后,正以多姿多彩的全新形式回归草原。

千百年来,蒙古族骑马放牧,牧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马背生活成为蒙古族历史的重要见证。

20世纪末,蒙古族逐水草而居变成了定居,加上交通工具日益发达,马匹逐步退出。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43岁的牧民朝鲁在蒙古马濒危的年代度过了青少年时光。20世纪90年代,家里有了摩托车,马不再重要。在父亲的坚持下,他家1992年卖掉了最后5匹马。从此,这位生长在古代皇家御马场所在地的蒙古族男子,彻底告别了马背生活。

曾经不可或缺的马衰减至需要紧急保种的境地。1975年,内蒙古有239万匹马,到2007年剩下不足70万匹,有的牧民把马鞍送

进博物馆。

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芒来说,中国最大游牧民族走下马背,是牧区从传统畜牧业转向机械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一个结果,交通工具更新换代,牧民养马很难赚钱,马失去了传统利用价值。

草原斗转星移,中国飞速发展。牧民住着砖瓦房,建起牲畜棚舍,骑着摩托、开着汽车放牛养羊,生活越来越富足。草原也不再寂静,大批游客涌来,然而难见骏马奔腾,少了许多民族风情。

马在日益发展的旅游业中逐渐回归。拉马,卖马奶,马术表演……旅游业刺激了马产业的兴旺,成了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牧民那顺巴特尔旺季时每天都能挤出200斤新鲜马奶,送到旗里的加工企业制成酸马奶销售。他的200多匹黑马成为当地旅游一景,许多游客甚至专业摄影师,找他放马

拍照。

“以前牧民们不挤马奶,因为没人收,现在养马卖马挤奶放马都挣钱。”那顺巴特尔说。在许多景点,牧民光是游客骑马几个月就能收入近万元。

驯马、赛马再度成为蒙古族最热衷的运动。马术节、赛马节、速度赛马大奖赛以及遍布草原牧区各种规模的“那达慕”赛马等,内蒙古每年举办600多场次。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草原,37岁的牧民桑都冷和父亲靠养牛收入十分富足。他痴迷赛马,家里有200多匹马,墙上贴满了各种赛马的奖状,但凡有比赛就尽力参加。今年初,他远赴几千公里外的青海比赛,拿了金牌回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专家敖其表示,驯马技巧是牧民饲养五畜智慧的结晶,赛马名次是他们在娱乐中荣誉的象征,物质条件改善后,马作为蒙古族的精神家园正在回归。

现在内蒙古马匹拥有量达935万匹,占全国马匹总量近156%,居全国首位。全区还建起了蒙古马原种场及阿巴嘎黑马等三个蒙古马保种基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蒙古族从马背走到马下,近年又重新回到马背。但人与马的关系与以前大不相同,马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

内蒙古各地先后引进纯血马、汗血马、阿拉伯马、温血马等品种。“引进优良的纯血马,改良蒙古马成为新时尚。”桑都冷说。

马文化日益兴盛。在首府呼和浩特,大型实景演出《千古马颂》剧场爆满,民族马术、蒙古族歌舞融合声光电、裸眼3D等技术,2014年以来累计演出300多场,接待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观众30多万人次。

来自山东的游客刘东方说,演出太震撼了,让人亲身感受人与马、人与草原和谐相处的关系,体味出草原文明和蒙古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2014年以来,以蒙古马命名的“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精神,传遍大江南北,筑起了内蒙古精神文化的高地。

内蒙古大学教授傅锁根说,蒙古马精神经过历史的沿袭已经融入草原人民的血脉中,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中,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我们的蒙古马命名的精神引起全国共鸣,成了引领新时代的社会风尚,我感到特别骄傲。”年轻的蒙古族恩和巴特尔说。

虽在城镇工作,但只要有空回牧区,他就娴熟地跨上马背,策马扬鞭,还让人帮他拍摄下来,传到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或是直播自己喂马、饮马的场景。

前不久,内蒙古成功举办为期10天的首届国际马文化博览会,全面展示自治区养马、育马、驯马、赛马的传统优势,以及马产业、马文化、马旅游等协调发展的成果。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盖志毅说,内蒙古正在挖掘蒙古马的文化精髓,开拓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蒙古族马背生活的变迁,折射中国发展的道路——在回归民族传统,守护精神家园,坚持绿色发展中走向现代化。”他说。 /新华社



牧民带着马匹参加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马文化活动开幕式